

說

庫

第三十三冊

高
坡
異
纂
否
說
不
觚
錄
聽
錄

萬葉集

卷之三

歌四首

萬葉集

歌一首

歌一首

歌一首

歌一首

歌一首

歌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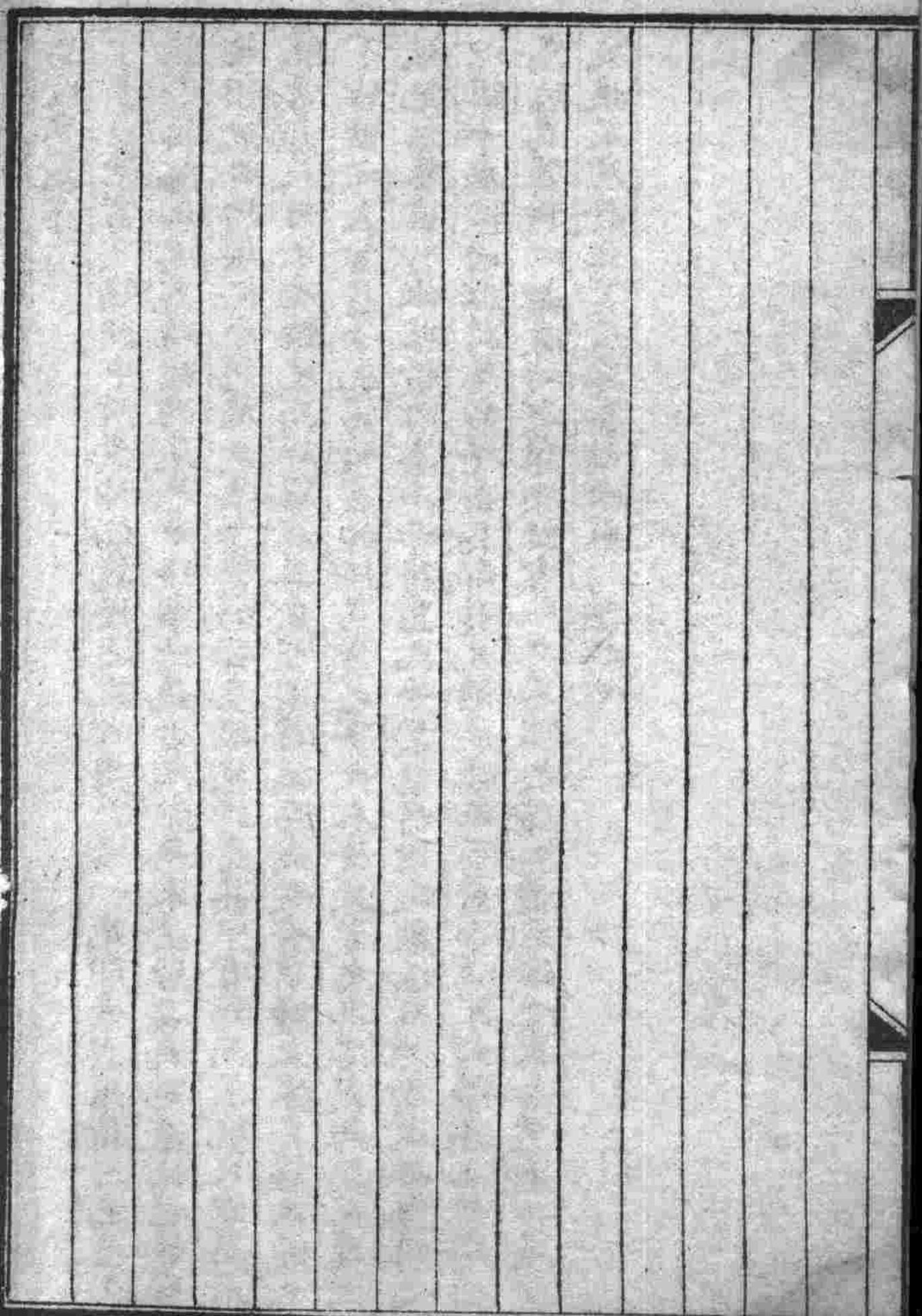
歌一首

歌一首

歌一首

高坡異纂序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特其中有暫而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目不能精思而詳察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覩記鑿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繁昌謝氏鳳儀日來問訊每舉所聞以解予病懷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亵凡陋荒昧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難測証古人之不誣也高坡者京坻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談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仲秋六日



高坡異纂卷上

明 常熟楊儀夢羽著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漫詞。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塘炬五尺。圍緣缸舉火。蘆盡不死。益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凜然。若在冰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圈。日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饑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謬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遺天池寺赤腳僧至。

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

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全

盒中。揩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俱有和篇。書

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

天眼尊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痴奉

輪即位西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閑一智聲如雷周顛仙詩曰初見聖主應天

基一時風來一時痴逐片俱來羅一統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

福謝恩馳我狂威得龍願喜大興佛法富此時帝大喜御製賜赤腳僧詩曰跣足懸慙事有秋空苦顛際孰

為傳。愆銷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

黔首增吾壽。耳鉢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

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孤出家。洪武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

元末居寶雞金台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軒山買棺斂之。臨窓。覺棺中展動有聲。發

視之。乃復生。以小瓶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

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深道錄任一愚岷州指揮楊永言。

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勑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常至甘州。張指揮家遣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患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煅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年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缺。雖憂大鑄。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霑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況也。

余書三年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其詞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遺過張別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維。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內徙。當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遺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荆湘皆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

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逸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寫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太保劉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客。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杜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

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思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固別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冕。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訊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攜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總相類。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張三丰嘗跋謙畫蓬萊仙卉圖。有所謂畫鷺之誣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卉圖者。龍陽子湖湘冷

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恭預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霅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人品幼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至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薦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珍藏之。吾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蔡敵。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敵好少遊。常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來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遷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敵心異之。至東城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攜郎君步

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敵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敵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四十里有罝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敵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勺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敵縱觀。跳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敵。勉敵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故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厯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勺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蒞衢。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敵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敵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閉門視階砌。如掃矣。眾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後不復見。敵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繫至京將滇重典濟曰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太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斂者之祭蓋禳之也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奧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羣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滑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常夜歸遇暴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遺失晦暝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大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憫叩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

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常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疋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歟。以此帽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脱。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遠窺籠中諸物。悉是箇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遂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擗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閻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厯厯尚存焉。

按潘閻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閻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琴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閻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捕稍解。服僧服。髡鬚。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事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掾。諷秦帥曹

武惠上言大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拾之乃出直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紙題往來詩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閭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閭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徙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閻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盧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豈實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天性假閻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閻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祥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

布衣覆身。卧頰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房。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恨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火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約一粒粟。許投之。即啟闕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鏞。為柏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杓囊來。鏞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鏞驚悟。嵩顏色不衰。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業祖也。子業有詩紀其事。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固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令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聞狀。閭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絶。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

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歎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攜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踪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深夜偶樵燈出，顧見一美婦人在側，遽以燈授之。令前行，還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燈而隱。

黃鐘，江陰米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甯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旦發，妖即復來。女詰之，答曰：避耿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